

韩怡华

紫 菡 集

海豚文存



海豚出版社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海豚文存

韩怡华
紫菡集



CIPG

海豚出版社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菡集 / 韩怡华著. —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

2017.6

(海豚文存)

ISBN 978-7-5110-3500-4

I. ①紫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书评—中国—现代—选集

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3359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总策划: 梁由之

责任编辑: 谭文雯 杨文建

整体设计: 郑在勇 吴光前 李利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李艳玲

出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编: 100037

电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
开本: 32开 (787毫米×1092毫米)

印张: 8.375

字数: 123千

印数: 1—3000

版次: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3500-4

定价: 4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文存”小引

梁由之

俞晓群兄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期间，组织出版过“国学丛书”、“书趣文丛”、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等书系，格局宏放，影响深远，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奇迹。沉潜蕴藉数年后，俞兄从沈阳到北京，出掌海豚出版社，重出江湖，不负初衷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赓续旧梦的“海豚书馆”六大系列已陆续面世三十余种，包罗万象，蔚为大观。他兀自意犹未尽，于是又有了“海豚文存”。

承俞兄抬爱，邀约我担任“海豚文存”总策划。即将出炉的“文存”是与“书馆”平行的一套书系，各具特色，相辅相成。相对而言，“文存”不作细致的划分，来路比较野，内容比较杂，不那么经院，不那么学术；若较诸新鲜感、冲击力和可读性，则容有一日之长，或将不遑多让。

有趣，有意思，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。二者居其一，已属难得。如果兼而有之，即当馨香以祝，实属可遇而不可求。“海豚文存”每年拟出两辑，约十来本，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。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？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。

爰书数语，以引珠玉。

2011年7月20日

记于深圳天海楼

自序

苏东坡和纪晓岚好谈仙鬼故事，我幼时亦热衷于“强人说鬼”。只是族中自祖父起，皆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，是以，他们拿来应付我的永远是以下两则。

其一：

某年暑假，我在表弟家留宿。谁知刚刚熄灯躺下，我就看见玻璃窗上贴着一只吊死鬼。我当然是不相信世上有鬼的，但戴上眼镜细看，那东西披头散发，随风飘荡，绝非街上树影。于是我一夜没敢合眼，时刻等待吊死鬼的下一步动作。终于，晨曦出现，红日满窗——原来是阳台上吊着一件雨衣。

——爸爸

其二：

幼年我跟祖母住乡下，念书则在城里。某日学校里有事耽误，回到村口已是深夜。当时月明如昼，阡陌可见，四周寂静无声。正独自走着，就看见远处来了一只大头鬼！那头大如脸盆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，鬼也看我。乡下道路曲曲弯弯，一会儿又看不见了。我怀疑刚才眼花，直到独木桥那里，赫然看见大头鬼就在桥的另一头等我过去。我惊呆了，进退两难，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等我走到对岸，那大头鬼一飘也上了独木桥。我忍住害怕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戴着个斗笠的爷叔。

——姑妈

这两则故事紧张悬疑，最后却又不曾有鬼，完全符合广电总局精神，也算得上是寓教于乐。但不知为何，我听完后每觉慊慊然有所不足。直到读到马尔克斯《无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，其中写为富不仁的萨瓦斯因为糖尿病只能吃甜味素过瘾，而被上校冷嘲为“像听见钟声，但却瞧不见钟”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与

这反派奸角同病相怜。

大学时代，光阴漫长，并无恋爱可谈，我恰如注射好胰岛素的消渴病患，毫无后顾之忧，将历代志怪小说囫圇吞枣。到头来却发现，即使在有神论者的笔下，“雨衣”和“斗笠”也常如明镜高悬，足以把志怪小说中的神秘气息一扫而光。比如屡试不第的蒲松龄，一味驱使仙狐精魅去给穷书生疏肝理气，完全是史太君当日批驳戏文上才子佳人的陈腐旧套。又比如“文以载道”的纪晓岚，自负“著书者之笔”，时常揭发某事是某人“托为寓言”，而其心态却是寓教于乐就行了，甚至“不必问其事之有无”。如此种种，我的神秘主义倾向因为志怪作家们或载道或逞志的襟怀而宣告终结。

“钟”或许是真的不存在了，不过高低错落的“钟声”仍然可听。受钱锺书《管锥编》中有关《太平广记》的精微札记启发，我注意到志怪小说中每每有仙鬼作诗的情节，而仙鬼们的诗情不仅触及了活人难至之境地，其中的杰作甚至比故事本身或作者暗藏的“深意”显现出更为恒久的魅力。于是，我选取了

宋代笔记小说中的仙鬼诗作为论文研究的对象，本书的下辑“仙鬼诗”即由此而来。

至于上辑“望张的眼睛”，是我历年来写的几篇随笔和书评，虽然披着文史的外衣，表达的却是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观点——显然，如今我也成为寓教于乐的“雨衣”和“斗笠”大军中的一员了。在这些文章中我言必称张爱玲，这样的行为又像段成式见过一个街卒葛清，因为喜欢白居易，所以在身上遍刺其诗，还别出心裁地配了图，遂被人称为“白舍人行诗图”。

最后，我用《紫萸集》来命名此书，是因为在研究仙鬼诗及编织自己的“雨衣”和“斗笠”之际，我诚然能感受到如彼幽人之独乐乐：

湘中老人读黄老，手援紫萸坐碧草。春至不知湘水深，日暮忘却巴陵道。

此外，还要感谢梁由之兄对我的提携与督促。没有他，我宁可安静地坐于碧草之中，绝不伸出脚来绊人一跤。

目 录

I 自 序

上辑 望张的眼睛

- 3 “望之俨然”与举重若轻
- 11 既不“懂得”，也不“慈悲”
- 20 在哈尔滨小酒店里独酌的沈小红
- 25 绝交信的两种写法
- 35 他怜悯虚妄的人生
- 44 “猴头”与“猿啼”
- 53 讲好一个段子
- 59 小报文豪的健笔
- 62 在天上打工
- 65 为什么要力挺晴雯
- 69 亭子间嫂嫂
- 72 对他人的洁癖

75 “有诗为证”死后

78 双鲤鱼札记

下辑 仙鬼诗

95 关于仙鬼诗的概述

103 好事家与仙鬼诗

132 仙鬼作诗可以随便

142 仙鬼诗之“棧”

161 “棧”中的仙鬼诗

180 仙诗之旨

213 鬼诗之味

244 仙境与鬼境

上辑 望张的眼睛

“望之俨然”与举重若轻

张爱玲说：“我信仰知识，就只反对有些知识分子的望之俨然，不够举重若轻。”（《对照记》）不够举重若轻，是谓对胸中所学、脑中所思、心中所执全力以赴的状态。譬如苦心孤诣的学者绝不能忍“看见X记号会联想到kiss”之类讽刺，却不惮为茴字的四种写法进行价值观之圣战。认真之人往往如此，亦不独知识界为然。

记得幼时偶逢家人食言，自觉占尽天下之理，便不依不饶起来。父亲舌战不敌，突然讲了句笑话，几乎瞬间，忿然与笑意同时扭曲了我大义凛然的面部表情，大人们就此反败为胜。一个玩笑将人推离立足之境，于己不利的价值判断遂如夜晚群星闪耀头顶。这种比威士忌更为刺激的经历，迫使我很早就领教了“举重若轻”的厉害：只要想到在身处的坐标系外别有世界，自然不情愿把身家性命都

押在平行线绝对不会相交的定理上。

因之，在我理想中，圣人是能对着誓同生死之物发笑的。譬如子见南子而子路不悦，孔子以“天厌之”来对付爱徒的白眼，若竟不是同他开玩笑，那才令人生疑。尽管洞幽察微的迅翁有言“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”“只滑稽是有的”（《“滑稽”例解》），但至少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的“举重若轻”并不仅仅靠着“人不知而不愠”成立。

翻检故纸堆，中国向来的幽默也谈不上罕见。只是“望之俨然”者众，才渐渐辜负了那些诙谐。姑举一例。

宋人吴聿《观林诗话》云：

汉武《柏梁台》，群臣皆联七言，或述其职，或谦叙不能，至左冯翊曰：“三辅盗贼天下尤。”右扶风曰：“盗阻南山为民灾。”京兆尹曰：“外家公主不可治。”则又有规警之风。及宋孝武《华林都亭》，梁元帝《清言殿》，皆效此体。虽无规儆之风，亦无佞谀之辞，独叙叨冒愧惭而已。近世应制，争献谀辞，褒日月而谀天地，唯恐不至。古者赓载相戒之风，于是扫地矣。

中国诗的审美寄托着士人政治理想，这种习惯可上溯

到“无邪”的《诗经》。而吴聿将这段关于《柏梁台》的见解置于诗话卷首，与其说是诗论，毋宁是表明一种态度，即对知识分子风骨的向往。（顺便一提，耿介士风我亦赞赏，甚至已预备着在恰当的时机，将吴先生的这段话持去针砭时弊。）不过，假使完全信从《观林诗话》，以高怀可仰之心赏读《柏梁台》，只怕十分容易就“出戏”。且录其辞于下：

日月星辰和四时（皇帝）。

骖驾驷马从梁来（梁孝王武）。

郡国士马羽林材（大司马）。

总领天下诚难治（丞相石庆）。

和抚四夷不易哉（大将军卫青）。

刀笔之吏臣执之（御史大夫倪宽）。

撞钟伐鼓声中诗（太常周建德）。

宗室广大日益滋（宗正刘安国）。

周卫交戟禁不时（卫尉路博德）。

总领从官柏梁台（光禄勋徐自为）。

平理请讞决嫌疑（廷尉杜周）。

修饬輿马待驾来（太仆公孙贺）。
郡国吏功差次之（大鸿胪壶充国）。
乘輿御物主治之（少府王温舒）。
陈粟万石扬以箕（大司农张成）。
徼道官下随讨治（执金吾中尉豹）。
三辅盗贼天下尤（左冯翊盛宣）。
盗阻南山为民灾（右扶风李成信）。
外家公主不可治（京兆尹）。
椒房率更领其材（詹事陈当）。
蛮夷朝贺常会期（典属国）。
柱枅榑桷相扶持（大匠）。
枇杷橘栗桃李梅（太官令）。
走狗逐兔张罟罟（上林令）。
啗妃女唇甘如饴（郭舍人）。
迫窘诘屈几穷哉（东方朔）。

联句好比集体出操，略有差池，格外打眼。吴聿褒扬左冯翊、右扶风与京兆尹三人有所“规儆”，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如前面诸人一样简单“述职”，而且着重提了工作